© 李西闽 20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诡枪/李西闽著.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8.9
ISBN 978-7-80759-352-2

Ⅰ.诡… Ⅱ.李… Ⅲ.恐怖小说—中国—当代 Ⅳ.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38053号

出版发行：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45mm×210mm
字 数：160千字
印 张：7
出版时间：2008年9月
印刷时间：2008年9月
责任编辑：邢和明
特约编辑：赵海萍
装帧设计：mini小姐
ISBN 978-7-80759-352-2
定 价：21.00元

联系电话：024-23284442
邮购热线：024-23284454
传 真：024-23284448
E-mail：vpc@mail.lnpgc.com.cn
网 址：http://www.chinavpc.com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引子　划破黑暗的子弹

山洞深处燃着一堆火，几个士兵围着那堆火，浑身发抖，他们衣衫褴褛，面目狰狞，显然是饥寒交迫。他们的旁边堆放着几支“三八式”友板步枪和一挺“十一式”轻机枪，还有一门迫击炮。那些杀人的武器此时沉默着，发出死一般的冷光。

士兵们叽叽咕咕地说着话，似乎在讨论什么问题。

山洞的一个角落里，一个伤兵躺在那里呻吟，他肿胀的膝盖上缠着绷带，有血从绷带上渗出。伤兵的呻吟渐渐地大声起来，后来变成了号叫。他的脸夸张地扭曲着，眼睛里流出了黏稠的泪水。

山洞外面突然传来了声响。

士兵们停止了说话，他们警觉地竖起了耳朵，脸上出现了惊惶之色。

一群蝙蝠从洞外飞了进来，士兵们松了一口气。

蝙蝠在山洞里扑哧哧地飞来飞去，扇出阴冷的风。

围着火堆的几个士兵发现了那群蝙蝠后不约而同地站起来，蝙蝠飞到哪里，他们的眼珠就转到哪里。

一个士兵使劲地吞咽了一口口水，他粗大的喉结咕噜地滑动了一下。他突然操起了一支步枪，用枪托朝飞过来的那只蝙蝠砸了过去。枪托没有砸到蝙蝠，蝙蝠从他的头顶掠过。他又把枪托举了起来，等待着另外一只蝙蝠的到来。士兵们的目光落在了这个士兵高举的枪托上。又一只蝙蝠扑哧哧地飞过来，士兵高举的枪托狠狠地朝蝙蝠砸过去，被击中的蝙蝠“吱——”地叫了声，落在地上扑腾着。士兵用刺刀插在了蝙蝠的身上，把它挑起来，放在了火上烧烤。

蝙蝠在火中挣扎，“吱吱”地怪叫着，还撒出了尿水，蝙蝠的尿水像一条细细的线，落在了火里。火吞没了那条细线，也很快让蝙蝠的皮毛烧焦，蝙蝠的身体蜷曲成一团，散发出一股焦煳味。

那些士兵闻到蝙蝠的焦煳味，一个个吞咽着口水。

他们实在是太饿了，就连角落里那个伤兵也停止了号叫，大口地吸蝙蝠的焦煳味，仿佛蝙蝠的焦煳味可以充饥。

那些士兵都从地上拿起了枪，这些杀人的武器变成了他们捕获蝙蝠的工具。在山洞里不停地飞来飞去的蝙蝠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纷纷落地。士兵们效仿着用刺刀把落地的蝙蝠穿起来，放到火中烧烤。蝙蝠绝望的叫声在山洞里回荡，山洞里蝙蝠的焦煳味渐渐地浓郁起来。

士兵们把烤得半生不熟的蝙蝠放在嘴巴里撕咬着，然后迫不及

待地吞咽下去，他们的嘴角沾满了蝙蝠的血……他们的脸上露出了贪婪的狞笑。士兵们希望再有一群蝙蝠从山洞外面飞进来，这样可以满足他们的口腹之欲。可是，他们等了许久，蝙蝠没有飞进来。在他们吃烤蝙蝠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角落里的那个伤兵，他没有办法站起来，更没有能力去捕获蝙蝠，他只能闻着蝙蝠的焦煳味，任凭肚子里饥饿的虫子在狂乱地叫唤，最后，他还是发出了绝望的号叫。这个伤兵甚至还担心，他的这些战友饿急了，会不会像烤蝙蝠一样把他烤去吃掉。

伤兵睁大着惊恐的眼睛。

没有人顾及到他，那些肚子里有了蝙蝠肉的士兵们又围在了火堆旁边，叽里呱啦地讨论着什么。他们一定是在商量怎么样逃离这个死亡之地。说着说着，最开始打蝙蝠的那个士兵站了起来，双手端着一支步枪朝洞口走去，边走边拉着枪栓，把子弹压上了膛。那些士兵朝他哇啦哇啦地叫着，他却对伙伴们的焦虑的叫声充耳不闻。那些士兵一个个站了起来，神情紧张地注视着他，他们的眼睛里都闪烁着惊恐的色泽。

山洞外面一片漆黑。

化不开的黑暗中，隐藏着什么，士兵们一无所知。

突然，山洞外面传来猫头鹰的叫声。

猫头鹰的叫声令人胆寒，仿佛是地狱深处传来的勾魂令。

那个士兵端着枪来到了洞口，朝外面张望。他什么也看不见，天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他相信天上笼罩着厚重的铅云。

他想，自己必须走出这个山洞，否则就会死在山洞里。

就像他是第一个发现蝙蝠也可以食用的人，他也许可以从这个洞口第一个走出去。在此之前有五个人走出洞口就死了，包括他们的长官。今夜，他或者能够借着这浓得化不开的黑暗，走出山洞逃生。他的脚步开始向洞外探索，小心翼翼地迈出了第一步。

洞里的士兵们都安静下来，屏住了呼吸，就连那个痛苦号叫的伤兵也静默了，空气顿时凝固。

那个士兵又往前面迈了一步。

尽管什么也看不见，他还是睁圆了双眼，右手的食指扣在扳机上。

他又往前面迈了一步，这一步迈得比较大，他完全走出了山洞。一阵大风刮过，猫头鹰的声音消失了，山林里响起阵阵的松涛声。

他闻到了一种气息，这是他永远也不想闻到的气息，这种气息随风而来。

这是死亡的气息。

当他感觉到死亡气息时，已经晚了。

他听到一种尖锐的声音从风中穿越过来。

一颗子弹，划破黑暗的子弹朝他穿越而来。

那颗子弹无情地穿进了他的眉心，他来不及退后一步，就扑倒在山洞的洞口。

洞里的士兵看着他倒下，他们谁也没有说话，眼睛里充满了恐惧，死亡的恐惧。他们谁都不知道，那支射出夺命子弹的枪藏在山上的哪个角落，他们只知道，只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踏出这个山洞，就会被神秘的子弹击中，无论是在阳光灿烂的白昼，还是漆黑的夜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火 光

2006年8月1日中午，三个背着背包的不速之客进入了凤凰村。他们是徒步从几十里外的青石镇来到凤凰村的。凤凰村在大山深处，至今也还没有正规的公路，只有一条坑坑洼洼并且只能过一辆车的狭窄沙土路蜿蜒地伸向深山里。

这三个不速之客是钟非、朱未来和沈鱼鱼。他们都是大学生，结伴来凤凰山游玩。沈鱼鱼从来没有走这么远的路，一到凤凰村，她就觉得两腿像灌了铅，沉重得抬不起来。

沈鱼鱼对钟非说：“这个村庄好静呀，怎么看不到一个人呢？”

凤凰村坐落在半山中的一个缓坡上，上面是茂密的森林，下面是一条峡谷，峡谷里有条河，河水冲击着石头，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凤凰村清一色的老房子，斑驳的泥墙和黑色的瓦，让人猜不透它的历史。

那些老房子的门都紧锁着，整个村落里连一只狗也看不到。

难道这是个空村？

钟非皱起了眉头。

身材瘦长的朱未来放下了背包，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说：“这村里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

钟非来到一棵巨伞般的老榕树下，放下了背包，坐在粗大的树根上，对朱未来和沈鱼鱼说：“你们过来吧，这里阴凉，休息一会儿再说吧，也许村里的人都下地劳动去了。”

沈鱼鱼嘟着嘴，很不情愿地走过来，一屁股坐在树根上，埋怨道：“钟非，都怪你，非要把我们拉到这个鬼地方来！”

朱未来也坐在了树根上，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呆呆地看着远处的大山。尽管正午的阳光灿烂，远处的山峰还是笼罩在一片迷蒙之中。朱未来愣愣地说：“那就是传说中的凤凰山主峰梅花尖吧？”

钟非也看了看远处迷蒙的山峰说：“也许吧，如果村里的老乡在，问问就知道了。”

沈鱼鱼叹了口气说：“要是凤凰村没有人了，我们可怎么办？我看还是回青石镇去吧。”

钟非没好气地说：“我让你不要来，你非要来，我早就预料到你

会受不了的。来之前我就查过，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开发，长途班车也只通到青石镇，从青石镇走到凤凰村，需要走三十多里的山路，这三十多里地你就受不了了，那我们还怎么进山？从凤凰村到梅花尖，还有五十多里地呢，而且都是险峻的山路，我看你是上不了山了，况且，我们还要在山上宿营，你还吃得消吗？你还是一个人回青石镇去吧！”

沈鱼鱼委屈地说：“钟非，你还是男子汉吗？真想赶我回去呀！你让我回去，我就偏不回去了，哼！”

朱未来懒洋洋地说：“哎，你们吵什么呀，说好一起出来不要闹矛盾的，看你们，还没有到目的地就开始斗嘴了。我都快饿死了，你们难道不饿？”

钟非的脸色阴沉：“这村子里鬼都不见一个，怎么办呀？早知道这样，我们应该在青石镇准备些食物的。”

沈鱼鱼用手揉着酸胀的腿肚子，白了钟非一眼说：“如果凤凰村真的没有人，我们怎么办？”

钟非沉默，他同样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朱未来站了起来，走到一家人的木门前，把眼睛贴在门缝上，朝里面张望了一会儿。然后，他走到钟非面前说：“如果没有人，我们就把那家人的门撬开，在里面住上一夜再说。我看里面有不少东西，说不定还能够找到食物。”

钟非点了点头：“看来只能够这样了。”

沈鱼鱼轻蔑地说：“你们是土匪还是强盗？”

到了下午两点多钟的时候，他们看到一队人从山上走了下来。

那队从山上走下来的人正是凤凰村的村民，他们有的肩挑着担子，有的手提着竹篮，肩挑手提的都是猪头鸡鸭鱼肉这类祭品，还有酒壶什么的，鸡鸭鱼肉涂得红红的，看上去有些怪异。几条土狗在村民下山的队伍中穿来穿去，显得特别兴奋。

是朱未来第一个发现下山的村民的，他当时跳了起来，高声说："钟非，鱼鱼，你看，那些人是谁？"

钟非和沈鱼鱼也站了起来，朝山路上望去，虽说那只有百十号的男女老少，看上去却像一支队伍，有些阵势。钟非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的脸很长，沈鱼鱼说他的脸是马脸。钟非惊喜地说："这些人一定是凤凰村的村民！"

沈鱼鱼不像他们那么兴奋，只是无精打采地看着从山路上走来的人们。

村民们回到村里后，发现了钟非他们。

村民们朝他们围拢过来，用好奇的目光打量他们。

村民们的脸上都挂着山里人那种淳朴的笑容。

一个头大如斗的五十来岁的男子走到了他们面前，问他们："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钟非笑着说："我们是从上海来的。"

人群中一个少女说："哇，上海呀，离我们凤凰好远呀，那可是繁华的大城市呀。"

大头男子笑着说："那是贵客呀，贵客！"

那个少女在人群中显得与众不同，白皙的脸，清澈的眼睛，穿的衣服也比较时尚，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和一条牛仔裤。她走到

大头男子面前对他说：“爸，我看他们一定是从镇上走来的，看他们累得那样，赶快让他们到家里坐吧。”

人群中有人大声说：“大头村长，你就把他们领回家吧，你们家宽敞，这些城里娃走那么远的路不容易，让他们先歇下来吧！”

大头村长咧开大嘴，呵呵笑着说：“你看我，还不如村民和女儿秀秀有觉悟呢。走吧，你们都到我家吧，今天刚好过节，晚上和我们一起喝酒！”

秀秀赶紧过来，提起了沈鱼鱼的背包，笑着对沈鱼鱼说：“走吧，到我家去。”

沈鱼鱼有些感动：“谢谢！”

秀秀笑着说：“不客气，你们大老远来到我们这里，辛苦啦。我们这个地方偏僻，又穷，一年到头也没有几个城里人来，你们能够来到凤凰村，是我们全村人的荣幸呀！”

又有两个村民走过来，帮钟非他们拿着背包，然后尾随着乐呵呵的大头村长而去。

2

凤凰村村长张大头的家十分宽敞，张大头一家腾出了两个厢房给他们住，钟非和朱未来住一间，沈鱼鱼单独住一间。张大头的老婆七嫂给他们下了面，吃完面，他们就回房间睡觉了，一睡就睡到天黑，要不是张秀秀来叫他们，他们还醒不了。张秀秀挽着沈鱼鱼的手，走在前面，钟非和朱未来走在后面。

沈鱼鱼问张秀秀：“秀秀，我们去哪里呀？”

张秀秀笑着说：“吃饭去呀，大家都在等你们呢。”

沈鱼鱼又问：“对了，你们今天过什么节呢？”

张秀秀说：“八一节呀！”

沈鱼鱼笑了：“原来你们也过八一建军节。”

张秀秀说：“不一样的。”

沈鱼鱼不知道张秀秀说的不一样是什么意思，但是，她还来不及问，就到了凤凰村中央的坪地里。坪地里张灯结彩，摆了几十桌的宴席，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坐在一起，显得热闹非凡。钟非他们在村长张大头那一桌落座后，张大头就端起了一碗米酒，大声说：“乡党们，今年的八月一号，我们上午照例去祭了山，今年祭山十分顺利，来年一定五谷丰登，人畜平安！晚上，我们聚在一起，喝八一酒，刚好来了三位上海的客人，我们也祝愿他们平安！这第一碗酒，先敬在梅花尖阻击战中牺牲的英雄！”

张大头把那满满的一碗米酒洒在了地上，全村的人都站起来，把酒洒在了地下。钟非三人也学着村民的样子，把酒洒在了地上，他们都觉得很奇怪，凤凰村过的这个节让他们摸不着头脑。接着，张大头一声令下：“乡党们，开席吧！”全村人就开始了吃喝和大声说话。

张大头端起一碗酒对钟非他们说：“你们远道而来，我敬你们一碗酒！来，端起碗，干了！”

张大头说完就把一碗酒灌下了喉。

钟非平常会喝点酒，就端起那碗酒，稍微犹豫了一下，喝干了那碗酒。钟非喝完酒，说了声：“这酒好甜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张大头笑着对朱未来说：“你呢？”

朱未来瘦削的脸上出现了为难之色，端着酒碗的手有些抖。他很少喝酒，从小，父母亲就不让他喝酒，上大学后，他也不会和同学们去喝酒，尽管钟非说这酒特别甜，但他还是害怕，不知道这一碗酒落肚之后会怎么样。

张大头又往自己的碗里倒满了酒，笑着对朱未来说：“来，我陪你一碗，喝了吧！”

张大头把那碗酒又一饮而尽。

沈秀秀在旁边笑着对朱未来说：“我爸都喝两碗了，你就把这碗酒干了吧！”

朱未来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喝下了那碗酒，喝完后，他的脸上露出了笑脸，擦了擦脑门上的汗，咂吧着嘴说：“这酒真的好甜呀！像蜜糖水一样。”

沈秀秀冷笑了一声：“那你就多喝几碗吧！”

张大头眼睛落在了沈鱼鱼微胖的圆脸上：“该你喝了！”

沈鱼鱼的脸红了，她摇摆着双手说：“我真的不会喝，真的不会，村长，你饶了我吧！”

张大头笑着说：“来我们凤凰村，不喝酒怎么能行呀！”

沈鱼鱼对身边的张秀秀说：“秀秀，你和你爸爸说说，我真不能喝酒的，一喝就过敏，浑身起红点，奇痒无比的！”

张秀秀就对张大头说：“爸，你就不要逼鱼鱼姐喝了，我们这里没有让女人喝酒的习惯。”

张大头咧开大嘴爽朗一笑，然后说：“好吧，既然是我的宝贝女

儿求情，你就不用喝了。不过，你要不喝我们凤凰村的酒，你会后悔一辈子的，到哪里能够喝到这样的好酒呀！”

……

凤凰村的集体酒宴一直持续到晚上十一点多。酒宴结束后，人们没有散去，都坐在那里等待着什么。而且他们变得十分沉默。钟非他们见大家沉默下来，也都不敢说话了。他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沈鱼鱼想问张秀秀为什么会这样，可她发现张秀秀的目光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肃穆，到了嘴边的话也没有说出口。就连那些抢着骨头的狗，也安静下来，等待着什么事情的发生。

就这样沉默了将近一个小时，到了十二点多的时候，村长张大头站了起来。他的目光往凤凰山主峰黄梅尖方向望去。人们见张大头站起来了，全部都站了起来，往黄梅尖方向望去。尽管钟非和朱未来喝了不少酒，但是他们也着魔般站起来，朝黄梅尖方向望去。只剩下沈鱼鱼一个人还坐在板凳上，茫然地看着他们怪异的行为和表情。

不一会儿，梅花尖上出现了火光。

熊熊的大火在梅花尖的山顶燃烧着，人们仿佛听到了枪炮的声音。

沈鱼鱼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望着山顶上神秘的火光，她心里仿佛有潮水在奔涌。

梅花尖的火光出现后，村里人骚动起来。他们纷纷点燃准备好的鞭炮，整个坪地上顿时硝烟弥漫，鞭炮声响成一片。人们边放鞭炮，边大声地说着什么，有人还朝梅花尖上的火光跪了下来，顶礼膜拜。这个时候，凤凰村的这个节日才到了高潮。

置身鞭炮的硝烟中，钟非和朱未来一片茫然。

沈鱼鱼拿出相机，拍下了梅花尖上的火光和村民们此时的表情……

3

凤凰村终于沉寂下来。

钟非和朱未来的酒劲发作，吐了几次后也沉睡过去了。他们没有想到甜如蜜的米酒会有如此大的后劲。沈鱼鱼清醒着，凤凰村人进入梦乡后，她还清醒着。她躺在床上，睁大着眼睛。她实在不明白梅花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火光，为什么又会在鞭炮声中以及村民的顶礼膜拜后渐渐熄灭？

房间里有股陈年的霉味，这个房间也许很长时间没有住人了。张秀秀告诉过沈鱼鱼，这个房间以前是她哥哥住的，她哥哥到外面工作后就很少回来。沈鱼鱼突然想，张秀秀的哥哥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是不是像张大头那样有一个硕大的头颅？沈鱼鱼奇怪的是，张秀秀怎么不像她父亲有那么一个硕大的头颅？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在沈鱼鱼的脑海里冒出来，她怎么也睡不着了。沈鱼鱼的腿肚子就是睡觉前，张秀秀端来热水给她泡过，也还很酸胀，这使她更难于入眠，她不知道自己明天还有没有勇气和钟非他们一起上山。

沈鱼鱼正在想入非非，窗外传来了苍凉的哭声。

沈鱼鱼听出来了，那是一个老女人沙哑的哭声。

是谁在寂静的夜里哭？

沈鱼鱼的心提了起来。

听着窗外的哭声，沈鱼鱼想象着那个老女人阴森的脸和空洞的眼神……沈鱼鱼觉得浑身发冷，身体情不自禁地蜷缩起来。她很担心那个哭泣的老女人会从打开的窗户爬进来。

就在这时，响起了敲门声。

沈鱼鱼好大一会儿才说出一声：“谁——”

门口传来了张秀秀的声音：“鱼鱼姐，我是秀秀——”

听到张秀秀的声音，沈鱼鱼心中那块石头落了地，她赶紧下床，把房间门打开。张秀秀进门后，笑着说：“鱼鱼姐，我看你房间里还亮着灯，就知道你没有睡，怕你害怕，就过来陪你。”

沈鱼鱼高兴地说：“谢谢你，秀秀，你过来陪我，太好了！”

此时，窗外老女人的哭声渐渐远去。

她们上了床。

沈鱼鱼问道：“秀秀，你听到窗外的哭声了吗？”

张秀秀说：“听到了，其实，我就是怕你听到哭声害怕，才过来陪你的。”

沈鱼鱼说：“那是谁在哭？”

张秀秀笑了笑说：“是村里的一个瞎眼老太太。”

沈鱼鱼又问：“她为什么要哭？”

张秀秀说：“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老太太，几年前她突然来到了凤凰村，就留下来不走了，我爸给她找了一间没有人住的空房子，把她安顿下来。平常她都不出门的，你们中午来的时候，全村人都到梅花尖去祭山了，就她一个人留在村里。她从来不参加我

们村里人的活动，几乎不和村里人说话，我爸安排人给她送吃送喝的，她也不会和送东西给她吃的人说半句话。我们不知道她是谁，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

沈鱼鱼说：“这真是一个奇怪的人呀！”

张秀秀接着说：“是的，她的确很古怪，每年八一这天晚上，全村人在一起热闹完后，她就会一个人走出房子，在村里游荡，边游荡边哭。而且，她是一个瞎眼的人，竟然在这个夜里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走来走去。她一个人游荡到快天亮了，才回到家里去。村里人已经习惯她这样了，也就不觉得奇怪了，也没有人去考证关于她的任何事情了。”

沈鱼鱼沉吟着说：“你们为什么要过八一节呢？”

张秀秀说：“这是村里传下来的老规矩了。听老辈人说，抗战时，梅花尖上死了很多人，后来就总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比如村里的畜生会莫名其妙地丢失，人会莫名其妙地生病……事情几乎都会发生在八月一日这一天，因此，每年的这天，我们全村人要去祭山，以保平安。你一定会觉得奇怪，怎么梅花尖上会突然出现神秘的火光？”

沈鱼鱼点了点头。

张秀秀说：“老人都说那是鬼火，火光一出现，马上就要放鞭炮，送鬼，这样火光才会消失。”

沈鱼鱼听了张秀秀的话后，身上一阵发冷。

张秀秀说：“鱼鱼姐，你们为什么到我们这里来呀？我们凤凰山，几乎没有外面的人来的。”

沈鱼鱼说：“正因为你们这里没有人来，才保持了原始的风光，我们就是为了看原始的风光才来的，现在像凤凰山这样的地方已经不多了。”

张秀秀说：“那么，你们要进山去吧？”

沈鱼鱼点了点头。

张秀秀的脸色微微有些变化：“你们最好不要去梅花尖。”

沈鱼鱼吃惊地问：“为什么？”

张秀秀说：“凤凰山主峰和连在一起的几座峰峦，统称为黄梅尖。只要你进入了黄梅尖，就很容易迷路，就有可能走不出来，死在那里也是正常的事情。我们当地没有人会进入黄梅尖，打柴打猎，或者上山做什么事情，都在黄梅尖以外的区域里。”

沈鱼鱼不太相信这个在青石镇上中学的中学生的话，她说：“那你们还到梅花尖主峰去祭山呢？”

张秀秀淡淡一笑：“鱼鱼姐，我知道你会不相信，其实我也不相信。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见过村里有哪个人单独上过梅花尖的。听我爸说，以前有一个知青一个人上过梅花尖，结果迷路了，死在了山上，村里组织人上山，才把他的尸体找到，抬下来，后来，我们村的几个知青待不下去，就走了。所以，每年祭山，都是全村人一起去的，而不是单独一个人去。”

沈鱼鱼说：“那我们也不是一个人呀，而是三个人，如果你们村里谁能够当我们的向导就好了，我们会给向导钱的。”

张秀秀说：“鱼鱼姐，你们上海人是不是觉得钱特别重要？”

沈鱼鱼说：“难道你认为钱不重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